

枕边书系列之74 主持:宋庄

伟大的经典均“可携带”

——洪子诚谈枕边书

很想了解您的童年阅读。您在童年读过哪些书?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?父母对您在读书方面的要求是怎样的?

洪子诚:如果把“童年”算到小学阶段的话,童年阅读我几乎说不出什么来。我生活的粤东那个县城,20世纪40年代后期读书条件并不好,家里也没有什么书。父亲是医生,家里只有一些医学书,还有就是不多的上海广学会出版的书籍,《女神》《普天颂赞》《荒漠甘泉》什么的。很奇怪却有一本40年代版的卢梭《忏悔录》。小学时我是个“坏学生”,不爱学习,逃课,经常不及格,因为没有完成作业和没有带课本,几次挨老师打手心、罚站。我们兄弟姐妹九人,父母养活我们就不容易。我现在很羡慕我的学生的孩子,父母那样精心为他们选择书籍,跟他们一起读书讨论。有的小学阶段就读《神曲》,读英文版的《时间简史》。我童年没有读什么书,白过了,要不在会出色些。当然,如果说有什么书留下印象的话,那就是《圣经》。因为是在信教家庭,上的是教会学校,听、读最多的就是它。影响是肯定的,但不一定是宗教方面的。

您曾将阅读史等同于生命史,阅读对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迷上读书的?

洪子诚:初中开始喜欢读书了。学校有一个像点样的图书馆,县里也有了文化馆。为什么有这个转变?真的说不清楚。大概是发现书里的世界更精彩吧。生活里没有的在书里可以找到,包括情感。这让我想起芥川写的大寺寺信辅,他是“从书到现实”。“街道的行人,对他而言只是行人而已。他为了了解他们——他们的爱、他们的憎恶、他们的虚荣心,除了看书之外别无他法。”因此就乱翻可能得到的书。有一个阶段,漫无目的地阅读30年代版《辞海》的词条。初中一年级津津有味一字不落地读《武训历史调查记》——很不幸,这好像预示后来和“当代文学”结下不解之缘。

读了几十年书,喜欢的书大概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化吧?对您来说,不同时期的阅读有怎样的特点?对一本书评价有没有前后不同?有没有“看走眼”的?

洪子诚:变化是当然的。“看走眼”更是经常的。20世纪50年代就读了大量的三流以至不入流作品。如苏联的小说《海鸥》《收获》《远离莫斯科的地方》,电影《幸福的生活》《攻克柏林》。那时会觉得蒋光慈的诗比冯至的《十四行集》重要,认为鲁迅的《野草》是思想有缺陷时期的有缺陷的作品。50年代曾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《怎么办》激动,模仿拉赫美托夫的“自虐”行为来锻炼“革命意志”。到了60年代,兴趣就转移到19世纪末被批评为“无思想性”的契诃夫身上。而真正读陀思妥耶夫斯基,要到80年代之后。这种变化,一方面是时代思潮和文学风尚的影响,更重要的是年岁的增长和鉴赏力的提高。但有一些选择纯属个人兴趣无关文学史地位。如不喜欢《飘》《洛丽塔》,不喜欢琼瑶。金庸很重要,但也没有读进去。

谈理论书或诗集、小说,阅读的心情、态度自然都会不同。能谈谈您读不同类型的图书,会有怎样的心情吗?

洪子诚:书的性质、阅读的目的肯定会影响到读书的心情。为了研究、教学,我会利用网络、电子书,除此之外,还是习惯纸质书籍。我不大喜欢四五百页的诗集,拿在手里沉甸甸地觉得是个负担,也不知道从哪里读起。喜欢《夜歌》《预言》《北方》那样薄薄的本子。如果检讨起来,我的问题是过早进入“专业阅读”,为了研究、教学而读书。这和没有明确的,将自己投入的阅读在态度、心情上很不同。前者急于从书中抽取什么,没有放松的、沉浸式阅读的那种快乐和发现。我最好的读书时期,是大学阶段和刚参加工作那几年。那时教“写作课”,没有明确的专业方向,读书比较杂,也没有很强的功利性。

您对环境有怎样的喜好?还是任何环境都不会影响您的阅读?

洪子诚:我想会有影响。纪德在《地粮》里写道,有些书坐在小板凳上念,有些书在森林里念,在田野间念,还有一些在驿车上,或躺在仓库的干草堆上念。但是这些我都没有试验过,主要是没有条件。我只是在图书馆、或家里的书桌旁。记得多年前去埃及旅游,在尼罗河游船的躺椅上我翻开《俄罗斯思想》,遭到邵燕君的嘲笑。从此知道在什么环境应该读什么书。

您对19世纪的俄国文学情有独钟,能谈谈原因吗?

洪子诚:大概是它们更注重精神性的探索吧。人的精神、情感的危机和出路。它们写到苦难,但不哀诉,不寻求同情怜悯。还有某种忧郁的情调。还有引起我对于辽阔的草原、森林、河流的想象。

关于阅读,您和学生交流得也很多吧?有没有针对某部作品深入探讨?您和学生会相互推荐图书吗?

洪子诚:我上课会开书单。这就是我推荐的。学生也会推荐书给我,或直接买了书送给我,让我开阔眼界。推荐、送我的书,从梁漱溟的《人心与人生》,罗森塔尔的《唯物辩证法》,雷蒙斯·威廉斯的《马克思主义与文学》,洛维特的《一九三三》,到金庸的《天龙八部》,胡续冬的《胡吃乱想》,威尔第的《安魂曲》,周杰伦专辑《跨时代》……当然,有的我仔细读了,有的没有认真读。亲近周杰伦对我来说很困难,喜欢台湾的胡德夫就比较容易。

您的枕边书有哪些?有没有一读再读的书?

洪子诚:不管是宽泛,还是严格意义的枕边书,我都没有。除了一些教学、研究需要不断参考的书之外,也几乎没有“一读再读”的书。这肯定是缺陷。我知道有的作家、学者有某一位“守护神”,有一位作为“原点”的,不断提供灵感源泉的作家。如鲁迅之于钱理群老师。他在不同时期不断重读,不断发现。相反,我有意识避免重读。1960年到1963年确实为契诃夫入迷,读了他当时中译的全部小说和剧本。但后来很少重读,只是在十多年前写《我的阅读史》时,才重读他的几个剧本。我害怕因为心情、处境的变化原先美好印象受到损害,怕阁楼上的房子窗户绿色的光熄灭。不过这是一种偏狭、不可取的念头,有些书开始你并不能很好理解,需要一再重读才能发现它们的奇妙。

那您重读契诃夫,果真又发现他的奇妙了吗?

洪子诚:在重读时,过去一些印象有了清晰的理解,这就是写契诃夫那一篇的标题——《怀疑的智慧和文体》。认识到确定是一种力量,怀疑,确定有时也是一种力量。

大概没有想读而没有读过的书吧?有读不下去的书吗?遇到这种情况,怎么办?迎难而上,还是放弃?

洪子诚:想读而未读的书,比读过的要多得多。生有涯而学无涯吧,这是永远的遗憾。确有一些“经典”读不下去,大多是智力、感受力跟不上。有的就“知难而上”,阅读就是一种克服。但有的缺乏毅力就放弃了。

非常敬佩您文本解读的功夫。能举例谈谈您的阅读方法吗?

洪子诚:说到文本解读,我的特点可能是两个方面。一个是把自己放进去,关注阅读和自己的感受、理解在不同时期的情况和变化。另一个方面是侧重文本的历史解读。这和我长期做文学史工作形成的习惯有关系。就是努力把文本关联一个社会背景,分析它所受的特定社会影响,为取材、人物、叙事方法、语言、风格等提供心理或历史的解释,重视文本透露的个人生命、情感内容蕴含怎样的时代、历史信息。譬如读《日瓦戈医生》,就十分关心它对十月革命在人的精神方面产生怎样的“后果”,个人命运如何被“历史”限定以至“绑架”,以及如何不让个体生活、情感被潮流淹没,消失在“政治的确定性”之中的挣扎。历史解读可能是读作品的重要方法,但肯定不能取代文本解读方法的多样性和丰富性。因为好多作品,伟大的“经典”都是“可携带”的。正像一批批评家说的,有的作品,对它的理解,不一定非得了解作家的政治观点,他的生活经历,写到的故事的历史状况。“这种知识或许有益,但并非必不可少”。对人类基本情感的了解,实际上是理解这些作品所需要的唯一条件。所以,解读时既要设法进入“历史”,但有时候也要设法逃离“历史”。

您眼下读的是什么书?

洪子诚:读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《现实主义还是修正主义?》,里面收集批判1956年《人民文学》副主编秦兆阳的文章,也读郭小川的日记,都是为写一篇为“好人秦兆阳”辩护的文章。

我与外公季羨林

■何巍

季羨林先生是我的外公。外公离世十多年了,我常常想起他。我现在在已是人到中年,生活工作的压力令人身心俱疲。现在回想起来,年少时与外公在一起的日子成为我此生最无忧无虑的经历。当时觉得平平淡淡,现在倍感珍惜,正是“当时只道是寻常”。

适逢外公诞辰110周年之际,表姐季清漪稿追忆外公。寻常二三事,遥寄相思情。

同游庐山

记得1986年8月我在外公家过暑假。一天外公回来咱们下周去庐山住两周。当时外公是北京大学副校长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,全国人大在庐山有个招待所。8月份正值北京盛夏,酷热。能去庐山我自然高兴。一周后我们乘上了飞往江西九江的飞机。飞机不大,一路的颠簸和噪音也挡不住我第一次坐飞机的兴奋。一路上外公拿着个小纸片,一会儿闭眼,一会儿睁眼,就在小纸片上

酒事江湖 74 主持:丁帆

酒中事

■黄梵

酒代表我过去生活中的隐秘一章。当高贵的爷爷顺从做搬工的命运,当他为前来求教诗词的人答疑解惑,酒就是化解他身份悖论的巫师。每天他从担黄沙的白日征途归来,不管多么累,第一件事是洗澡,之后让中式对襟衫,回到他身上。他知道奶奶已在餐桌上摆好了小酒盅,哪怕是在家里,哪怕他刚从一场灾难中归来——从跳板跌入江水——他也从不打破铁律,就像从前去别人家赴宴那样,必须穿戴得体的干净。我每天在桌子对面看着他落座,他的郑重其事让我觉得,像极了奶奶拜佛的仪式。他的面前并没有像样的下酒菜,肉丁雪里蕻或炒蚕蛹,就是他最满意的菜了。多数时候,只有萝卜干、蔬菜,充作下酒菜。我知道他一喝酒,就从搬工变成了历史教师,酒让舌头挽着历史,来到那已破败的小屋。平时他沉默寡言,可是一小盅劣质的烧酒,就能让他滔滔不绝,让历史在我面前历历在目。他颇以楚人自豪,喝得满脸通红,眼神迷离时,常会讲些楚国的事。记得有一回他讲起项羽,当说到项羽在乌江自刎,几乎泣不成声。我从未见过他为自己的命运落泪,他寥寥的几次落泪,都是为历史人物,都是酒帮他把隐秘情感的门扉,突然在我面前敞开。多年后我才意识到,他文弱书生的体内,原来一直藏着豪迈的英雄情结。这也解释了他为何看李白、苏轼的诗,觉得哪里都比杜甫强,毕竟“十步杀一人,千里不留行”的侠客气概,可与项羽自刎列为一类,哪怕爷爷自己的境遇和气质,倒更接近杜甫。通常,借着酒足饭饱的微醺,他是要吟唱诗歌的。我那时费尽脑筋也没想通,他酒气熏天吟唱的古调,究竟有什么好听的?直到后来我也成了所谓的诗人,夜间静听内心声音的时候,那抑扬顿挫的古调,就像夜游的古代诗人,穿越时空,跑来检查我的新诗音调,面对古调吟唱的优雅,

写点什么。后来的那些著名散文就是在这些挤出来的片刻写成的。我没有外公的写作灵感,只顾着一路兴奋地观赏云层的变化。

飞机在九江机场降落,招待所的车已经在机场等我们了。司机姓阮,是个复员军人。车子开得很快,一路向庐山奔去。出于礼貌,外公夸司机技术好。司机被夸后,嗨了起来,向外公夸耀:“这算什么,晚上不开灯我都能冲到庐山顶部。”外公笑笑说:“还是开灯吧,虽然我相信你的技术。”

外公和我住的房间在庐山高处,设施在当时算豪华了,自带卫浴。一天的旅途后我们都累了,晚上早早睡下。第二天我醒来时,天还没亮,见外公正坐在桌前凝视窗外,没有开灯,但窗户是开着的。见我醒了,外公对我说:“我在看云飘过房间。”外公是性情中人,窗外浮云飘过,犹入仙境,文思泉涌。文人和庸人的区别在于文人能睹物思情。李商隐能够“留得枯荷听雨声”,唐人看到枯荷想到的大概是淤泥里的莲藕能吃吧。

隔天招待所组织大家参观庐山植物园。中午在外就餐,席间上了条大鱼,同桌的一位爷爷一直用筷子在

鱼的嘴上夹着什么。见我好奇地看着,他便不好意思地说他喜欢吃鱼须。饭后我同外公说起此事,外公告诉我那位爷爷是著名音乐家。他是南方人,吃鱼多且讲究,喜欢吃些鱼的特殊部位,北方人只喜欢吃鱼肉。这顿饭算是让我长了见识。

外公喜欢小动物

庐山招待所养了只土狗,其貌不扬,倒是与人挺友好,我们来的第一天就与它成了朋友。每天晚餐时外公总会留些好吃的给小狗,所以它一见到外公就跑过来蹭吃的。外公喜欢小动物是出了名的。那时家里养着两只猫:一只土猫,叫虎子;另一只是波斯猫,叫咪咪。虎子对我很不友好,所以在家时我只好拿个棍子,以防虎子挠我。它还真挠过我。波斯猫咪咪深得外公宠爱,却总喜欢在外公的手稿上撒尿。外公也只是无奈地摇摇头,说:“小动物嘛!”真是一物降一物。

猫有发情期,土话称“叫猫”。土猫虎子在外找朋友,波斯猫咪咪就麻烦了。外公想得到纯种波斯猫后代,有好事者就送来了一只配种波斯猫。我只好让出房间用两只波斯

猫的新房,自己每天睡在外公书房的躺椅上。几天下来,腰酸背痛。等到配种猫被人接走后,我又回到自己的房间。天哪!屋内一片狼藉,有些书和手稿也被猫咬坏了。尽管外公惜书如命,对咪咪却无一句怨言,还是那句话:“小动物嘛!”

外公喜欢狗

外公除了养猫,晚年还养过乌龟。从古至今,龟被视作吉祥长寿的象征。外公养小动物的基本原则是顺其自然,不讲究科学喂养,只要小动物们快乐就行。在所有动物中,外公最喜欢的还是狗,只是当时北京城里不允许养狗。外公在他的散文《一条老狗》里写道:“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,所以在家时我只好拿个棍子,以防虎子挠我。它还真挠过我。波斯猫咪咪深得外公宠爱,却总喜欢在外公的手稿上撒尿。外公也只是无奈地摇摇头,说:“小动物嘛!”真是一物降一物。

猫有发情期,土话称“叫猫”。土猫虎子在外找朋友,波斯猫咪咪就麻烦了。外公想得到纯种波斯猫后代,有好事者就送来了一只配种波斯猫。我只好让出房间用两只波斯

瓶啤酒,就让我飘飘欲仙,像孩子做错了事,脸涨得通红。那天,酒向我奉献了奇观:我伸向菜盘的两根筷子,分岔成了四根,我该动用哪两根夹菜呢?酒杯来到十字路口,眼前的四条路分岔成了八条,哪条该是回去的路呢?那是一个有趣的暗示,暗示酒可以改变我眼中的生活。大概还是父亲的哭,让我更倾心爷爷喝酒的克制风格。如果不借助酒杯挣脱生活法则,那么后来我以诗代酒,就是在审美上改变眼中生活的一种努力。

说来也怪,我一直担心的哭,从来没有发生在朋友身上,让我感到,酒对不同的激发,各不相同。记得有一次,傅元峰、安雅、我难得意见一致,都想喝欧洲啤酒,见多识广的马铃薯兄弟,把我们领到南师大附近的小巷。酒吧门面不大,顾客只能坐在外面,却整整齐齐摆着上百种欧洲啤酒。我那时酷爱德国黑啤和黄啤,就点了巴伐州的黑啤和黄啤,四人挤在路边小桌喝起来。我完全忘了那晚都聊了什么,却记得元峰酒后的有趣反应。他已醉眼朦胧,身子始终站不稳,我和马铃薯兄弟打算打车送他回家,他却惦记着骑来的自行车,执意要骑回去。双方争执不下时,马铃薯

兄弟提出一个解决方案:如果他能骑车沿巷路顺利下到坡底,我们就管他。他摇摇晃晃爬上车,没想到一上车竟稳如泰山,他一路冲到坡底,向左边的路一拐,就不见了。我愣了半晌,才回神与马铃薯兄弟商量,是否应该追上去。马铃薯兄弟以他颇多的酒后见识,认定元峰不会有事,我们才散去。数日后再次见到元峰,问他路上骑车的情况,他完全没有记忆,他只记得回家倒在床上的那一刻。元峰醉酒的故事不少,却有一个神奇,他总能让自已到家后,再不省人事……2007年春天,加拿大汉学家石峻山要回国,临别前的一聚,他提出想去马台街的夜市。那晚一行四人就坐在路边摊,一直喝到凌晨四点夜市打烊。一听听青岛啤酒,激发出了一场对阿赫玛托娃的拜神仪式,四人都认定她是超越国家和时代的诗人。石峻山和安雅还乘着酒兴,用俄语朗诵了她的长诗,让我第一次意识到,俄语乐感是如何参与了现代诗的建设。那是我戒酒前最后一次“任性”喝酒,哪怕路边摊到处是垃圾,石峻山和我仍认定,到露天并不干净的夜市喝酒,是中国当代市井生活中最具魅力的事之一。



吴健雄 (1911~1997) 生于苏州。核物理学家。

吴健雄先生画像(毛笔·墨)

从古典文学的首都到现代精神的故乡,从21世纪的第二个世代开始,以《延河》的名义,让我们从一个时代文学梦想的中心醒来!

《延河》2021年9期目录



中篇小说榜
西关梦影录
寻找舅舅
短篇小说榜
再告诉我一次
蝴蝶
心钉
荒城
过敏季
庆祝建党100周年全国征文作品选登
革命往事
小Q的扶贫故事
新诗经
推窗而见
阿拉善的石头

王 鱼
高 鸿
周 桑
王语咒
伊 梦
徐一洛
鞠志杰
李晚蓉
鹿 曼
南书堂
三色堇

骑一匹金色木马
月亮之歌
简单的诗
雪
生命与时间的间奏
梦
精神地图
我也是猫
文学观察
电影的桃花源——电影艺术家霍建起访谈录
新翻译
永生者

紫 衣
丘晓兰
向以鲜
韩万波
碧 苏
郭 珊

访谈人:陈红 被访谈人:霍建起
[英]玛丽·雪莱 著 张磊子 朱榕 译



(扫描或长按二维码关注延河杂志官方微信账号)

投稿邮箱:

小说:yanhexs@126.com
诗歌:yanhesg@126.com
翻译:yanhefy@126.com
散文与评论:yanhesw@126.com

全国各地邮政局(所)均可订阅,邮发代号:52-6
或直邮。汇款地址:陕西省西安市建国路83号

《延河》杂志社 邮编:710001 电话:(029)87420885

《延河》全年12期,单册定价15元,全年定价180元。